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1903
30 March 1976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一九〇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博亚先生

理事国：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贝宁)

黄华先生

勒孔特先生

艾内斯先生

芬奇先生

金泽先生

基希亚先生

米尔扎先生

博伊德先生

达特库先生

森德伯格先生

哈尔拉莫夫先生

理查德先生

萨利姆先生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四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肯尼亚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控诉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007)

主席：按照在第一九〇〇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根据宪章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安哥拉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参加辩论。

按照以前的会议所作的决定，我也请古巴、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印度、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波兰、塞拉利昂、索马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安哥拉代表卢武瓦卢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弗洛林先生；几内亚代表珍妮·马丁·西塞夫人；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肯尼亚代表迈纳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波兰代表雅罗谢克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莱登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奥约诺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和赞比亚代表卡马纳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按照第一九〇二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有一项了解是，在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要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塔尔维蒂埃先生（芬兰），蒙特马约尔·坎图先生（墨西哥）和尼钦斯基先生（波兰）——在安理会会议厅旁的座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代表来信，要求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对当前的议程项目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按照安理会的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马里代表坎特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弗先生和乌干达代表姆旺加古洪加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按照昨天下午作出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代表团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现在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发言。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先生（赞比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我们意识到我们对纳米比亚的特殊责任，并认识到安理会当前问题对纳米比亚及其人民极为重要，极有关系，不能保持沉默。

安全理事会很适当地在今天审议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的侵略。不用说，南非的侵略是从纳米比亚发动的，而纳米比亚是联合国直接负责管理的一个领土。国际法院已经声明南非留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安理会和大会也一再重申这一点。因此，南非从纳米比亚对安哥拉发动侵略行为，不仅是蔑视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它非

法占领这个领土，在当地推行令人憎恶的政策与作法，而是变本加厉了。实际上，它在国际法上犯了双重的罪。

若干时日以来，纳米比亚理事会一直严重关切南非对纳米比亚实行的军事化，并对纳米比亚人民加紧采取残暴、镇压与压制的行动。实际上，同安哥拉交界地方的纳米比亚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羞辱与剥夺。他们被赶出了家园，以便让路给人对安哥拉进行侵略，并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领导的勇敢的纳米比亚自由战士进行野蛮的所谓“紧追”。事实上，南非侵略安哥拉的主因是害怕西南非民组，因为西南非民组获得越来越多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支持，而且具有军事上的力量。以野蛮的暴行镇压西南非民组的努力和压制纳米比亚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绝望挣扎的无耻企图。

现在据说南非已经撤出安哥拉；但这是撤入纳米比亚。当然，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纳米比亚不是南非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正面对付南非种族主义的军事冒险行径所引起的重大问题。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绝不能容许这种撤入纳米比亚的行动。我们不能容许在纳米比亚境内进行军事集结。

大会继续不断重申它对纳米比亚的立场，并进一步要求各会员国协助促使南非军队和行政当局撤离纳米比亚。

安全理事会屡次重申它在第264(1969)号决议中表示的决定，谴责南非拒绝遵守大会的各决议，认为南非继续驻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违反《宪章》的原则，危害这个领土的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利益。

安全理事会面对的局势具有政治冲突中罕见的一种性质：这问题是毫不含糊的。我们必须宣告南非为侵略国，因为它利用非法留驻纳米比亚的军队，对邻国发动武装侵略。它的军队撤出安哥拉，并不足以减少对南部非洲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安全理事会必须谴责南非撤入纳米比亚的行动是企图瞒骗世界舆论。纳米比亚的军事化是南非对人类共同的正当行为露出越来越藐视的态度的另一面。

过去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存在帮了南非种族主义殖民政权的许多忙。这不仅是另一个障碍来保护它自己那种残忍剥削和殖民主义，并且使它能够在葡萄牙殖民当局纵容下扩张其掠夺政策。

我们必须认为，订立这种殖民合同来剥削安哥拉资源的办法对独立的安哥拉政府毫无法律约束力。

从这方面来看，库内内水力发电工程的问题必须由安全理事会加以审议。南非留驻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因此，它无权商订关于利用库内内河工程的新合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对纳米比亚领土才有合法的权力。

如果盲目妄动的南非种族主义者和剥削者还有点头脑，就会注意愤怒的人类的警告信号，停止它的军事冒险行径，承认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利。如果这些盲目妄动的种族主义剥削者还有点头脑，就不会再贪婪无厌，而会着手拆除种族隔离的残酷剥削制度。实际上，如果这些盲目妄动的种族主义剥削者还有一点头脑，就会有先见之明，了解到如果采取目前的途径，强迫南非和纳米比亚的非洲人民接受不人道的条件，使他们要保护的人民不可避免地饱受惨不堪言的灾难和痛苦。

历史的钟声已敲响了。非洲全面解放的时刻快到了。任何战略的、战术的或个人的机会主义都会无法阻止非洲人民升起民族尊严的旗帜。任何挑战，不管多大，都无法阻止非洲人民取得他们民族的独特地位。

安全理事会不可不注意到这些问题的紧要性。显然，唯有这个庄严的机构采取决定性行动，才能使南非觉悟到它的处境是绝望的。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塞拉利昂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莱登先生（塞拉利昂）：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你就任即将结束的三月份的主席，并向你说明我国代表团多么愉快和高兴看到截至目前为止你在主持安理会事务时你所表现的卓越风度——不大惊小怪、不妄自尊大，也不大吹大擂，你主持安理会设立以来最棘手的两个问题的辩论时，已经有优异非凡的表现，我国代表团祝你在明后天继续主持会议时，也有同样的表现。

我也要借此机会，表示热烈欢迎安哥拉共和国代表同我们一起参加会议；这预示我们将有机会正式欢迎安哥拉政府和人民成为本组织的正式会员国。因为他出席这个会议，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具体的证据，证明本组织的全体会员国坚决努力实现联合国创始人的愿望和理想，要使联合国达到原定的目标、设想成为充分代表全世界所有人民的组织。

但是，我说到这里，不禁想起当初联合国创始者误认南非联邦是一个“基督教”的“文明”国家，因此以为它符合本组织的所有创始会员国所信奉的崇高标准和理想，把它列入本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之中；我认为他们这种作法是不正确的判断和毫无理由的乐观态度。南非成为创始会员国，其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虽然当时整个国际社会都知道它自认是一个种族主义政府，但是它不仅成为一九四五年在旧金山签订宪章的五十一个原始签字国之一，更糟糕的是，在此以前，它已应邀成为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宣布的《联合国宣言》的二十六个原始签字国之一，这个宣言是在联合国成立之前三年半就宣布的，而当时仍在饱受世界大战痛苦的国家，展望未来，觉得必须在《宣言》中表示他们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

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创始人比较体谅一点，就不能完全否定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签署《联合国宣言》的国际社会其他二十五个正当负责的国家当初准许而不拒绝南非参加它们的行列，可能是因为抱着一种诚恳但幼稚的希望，就是希望南非

加入并充分参与本组织的工作以后，会受到《宣言》和《宪章》宣布的崇高理想和愿望的感召，终于放弃把古怪而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当作二十世纪的行政管理工具。他们犯了多大的错误啊！他们犯了多大的错误啊！时间一再地证明这些创始人出于一片好意，对南非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啊！

旧金山文件的墨迹未干，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南非就开始露出执拗违抗的态度。南非不仅是创始会员国，也是大会第一届会议最初七个副主席之一，虽然如此，在旧国际联盟公约规定的几个委任统治国之中，唯有它始终公然反对它协助建立起来的联合国的权力，固执地拒绝依照大会的要求，将它的委任统治权移交给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刚才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已经很明白地指出这一点。我国代表团的确认为，我们在此地开会宣告南非为侵略者，已经晚了三十年，南非把它的政权强加于纳米比亚——以前称为西南非洲委任统治领土——因此，在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进行着一种侵略行为。我们没有时间注意到这种侵略行动，因为我们更关心它所推行的种族隔离制度。三十年来，南非一直侵略纳米比亚，现在它又侵略另一个非洲领土，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一九七六年二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二十六届常会，交给联合国非洲集团一项任务，即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审议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的侵略行为。

为了使安理会各理事国正确了解并注意非洲统一组织对安理会正在审议的事项的期望，为了对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全体人民在他们本国这个历史紧要关头对南非种族隔离政府所采的立场，我认为引述非洲统一组织决议中适当的几段，是必要而且有益的。这项决议的执行部分第5段仅是一个单独的项目。关于安哥拉的决议原文摘录如下：

“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第二十六届常会，

“……”

“考虑到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现在是南非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府的军队进行不可容忍的侵略的受害者，南非军队正占领安哥拉国家领土的一部分，

“深信对安哥拉的侵略是以非统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为目标，

“……

“回顾非统组织、联合国和不结盟国家的许多决议都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认识到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应该发挥主要的作用，加强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

“1. 强烈谴责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残酷不可形容的侵略……；

“2. 要求南非侵略部队立即无条件撤退；

“3. 敦促该区域的所有成员国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充分合作，以维护其独立……；”

接着还有执行部分第5段，我们就是根据这一段的要求在这里开会的。

我刚才不厌其烦宣读的几段都是适当的而且与我们召开这一系列会议所要审议的项目有关，因为我希望安理会和全世界注意到究竟根据什么基本精神才特别召开这一系列会议来讨论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从我宣读的几段，安理会各理事国可以看出，这种精神与指引非洲和非洲人民半个多世纪以来寻求他们各别的领土及非洲所有领土的彻底解放的愿望不是毫不相干的，因为，象其中一段所说的，对安哥拉的侵略，就是对非洲统一组织的所有成员国的侵略，也可以说，就是对非洲所有人民的侵略。

我们知道，联合国宪章规定各国：

“……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大会制定这项原则时，曾经在不同时候一再间接声明：侵略战争是一种破坏和平的罪行”——和平是联合国的最终目标。

根据侵略定义问题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中核可和通过的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19号、第A/9019号文件中所载的一般性侵略定义，在全世界看来，南非侵略主权国家安哥拉，罪不可道。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定义第一条规定侵略是

“……指一国对另一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使用武力，或以本定义所规定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方式，使用武力〔无论其施加方法如何〕”（A/9019，补编第19号，第18页）而第三条更具体地说明哪些“行为”：

“无论是否经过宣战都构成侵略行为。”（同上）

我国代表团认为，自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侵略定义问题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以来，这可以说是安全理事会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召开会议来执行这个报告——这个任务是联合国在成立三十年以来花了二十九年时间才完成的。国际社会现在仍然不熟悉那个文件的规定，因此，为了国际社会的便利起见，请让我粗略地引述其中几项有关的规定，以便安全理事会及其支持者能够着手处理安理会目前会议的工作，即审议“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我已经提过侵略定义第一条。第三条列举下列构成侵略的行为：

“（a）一国军队侵入或攻击另一国领土；或因此类侵入或攻击而实行任何军事占领，无论为期如何短暂；或使用武力吞并另一国的领土或一部分领土；

“（b）一国军队轰炸另一国领土，或一国对另一国领土使用任何武器；

“（c）一国军队对另一国海岸或港口实行封锁；

……

“（g）一国本身或以他国名义派遣武装团队、非正规军或佣兵入侵另一国；

或以武力行动对另一国实行攻击，其严重性相当于以上各款所列举的行为，或公开和积极参与其事。”

甚至在关于构成侵略行为清单的非详尽性质的规定第四条里，委员会又说，虽然

“上列行为既非详尽也不妨碍安全理事会不作出侵略行为的断定，如果〔安理会认为〕所涉行为情节过于轻微不足以构成此一行动，”

但是它仍然规定

“相对而言，安全理事会得根据宪章规定，断定其他构成侵略的行为。”

我国代表团参加这个辩论，并不是因为考虑到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感情，也不是因为考虑到地理位置接近，语言上或文化上的密切关系，更不是因为考虑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张相似或相同。在安哥拉获得独立之前和独立以来，我们塞拉利昂代表团对安哥拉问题都很关怀，这是因为历史情况促成我们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之间在种族和血统上的密切关系。

很少人知道，即使知道也很少人记得我国，塞拉利昂——原来叫作“塞拉莱利瓦”是葡萄牙文的名称，意思是“狮子山”——虽然不是传统所说的葡萄牙的殖民地或属国，但仍然可以视为五百多年以前——确切地说是一四六二年——非洲大陆上受葡萄牙影响而建立的各个飞地的“大本营”，这个历史时期，比葡萄牙成为一个殖民国家在非洲大陆进行冒险主义的丑恶时期较早，所以我们很幸运没有身受其害。

远在欧洲殖民国家在过去二十年来被迫考虑这种政策之前，好象已有天意或命运注定要我们参加建立国家的伟大计划，所以在大约七十五年之前，我国已经从事对一个欧洲殖民国家——当时伟大的葡萄牙政府——提供技术援助的积极任务，那时葡萄牙寻求受过训练和有技术的人才帮助它统治殖民地，这项工作是它不能充分胜任的。塞拉利昂对所有的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毫无例外地提供一切关于技术、行政和电讯事务有技术和受过训练的专业人才。所以，我们想参加这个辩论，其基本考虑远超过一般非洲人在感情上的考虑。

对我们和我们安哥拉、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几内亚比绍、木萨米迪希等兄弟和姐妹来说，有一件幸运的事，就是我们历代祖先能有机会与我们在这些国家尤其在安哥拉的同胞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甚至血液交融，因此，在这个重大的时刻，我国代表团与非洲姐妹国家的代表团，及世界其他地区自由而善意的国家的代表团，能够骄傲地宣布我们与姐妹的安哥拉国团结一致，支持它在此时此地向安理会提出申诉并说明理由，以争取国际关系上的正义和公理。

最近几个星期，先进工业化国家的某些方面人士纷纷呼吁和缓、容忍及和解的精神。对此，我国代表团既不感到惊奇，也不感到有趣。遗憾的是，其中有些国家，过去二十五年来曾经长期不理殖民地人民在民族主义斗争和独立运动初期向它们提出的关于帮助和支持非洲温和势力的请求和呼吁。

今天，我们的安哥拉同胞迫不得已向国际社会里确实更有善意的其他国家寻求援助时，某些不肯采取行动而且反动的堡垒居然振振有词地大叫大嚷，要非洲人民和他们的领袖听从“理性”、“缓和”和“妥协”的忠告，而不要肆意进行对抗和暴力行为。在涉及不止一两个而是三个人口稠密的非洲国家的一个问题上，要求以缓和、自制、谈判及和解来解决安哥拉的僵局的呼声格外响亮，这的确不是闹着玩的事，因为这三个国家凑巧是南非的盟友受到保护的既得利益所在的某些飞地的近邻或与它有共同的边界。我们并未忽略这个事实。

自从我国成为本组织的会员国后十五年来，我国代表团片刻不停地大声反对一切迫害、镇压和压迫的势力，不管是那一方面在政策上采取这种丑恶和不人道的行为。本组织的记录可以证明，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国代表团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以及所有的专门机构里，一贯都是主张有节制的自由，也主张所有的人民应该得到正义，不受歧视或压迫。但是，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大家都知道我国这许多年来一贯主张以和平谈判和说服，作为解决困难棘手的冲突的唯一途径，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接受一个多世纪以前一个非洲诗人所得到的一个不幸的和必然的结论，就

是说得到自由的人，必须靠自己去奋斗。

我国代表团与在我之前和在我之后在安理会的议席发言的所有其他代表团立场一致，要求明白而坚决地谴责南非侵略国明目张胆但头脑错误，企图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主权下的领土，和剥夺该国及其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我国代表团仍然坚守立场，认为任何形式的侵略都是侵害人性和违背人类良心的罪行。因此，我们在本届会议不仅要谴责并且采取坚决行动彻底消除世界社会这种可恶的现象，并且驳倒和否定本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伟大的美国公民，自己也曾经出席安理会的艾德莱·史蒂文森的话。艾德莱·史蒂文森在大约十五年前出版一本书《急所当急》，他在书中谈到他所说的西方“主要动力的破产”时曾说了下面一段话——我确实希望在引述这段话时，我们能够以我们在安理会所采取的行动，来证明艾德莱·史蒂文森先生是错误的——

“……我想起一个痛苦的事实，就是共产主义者对全世界都表示关怀，而西方人一般都缺乏这种关怀。他们的眼界遍及全人类。他们的“兄弟关系”是唯物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无神论的，我们讨厌它，但是它把每一个人都包括在内，并且也是政策的纲领，他们就是根据这种政策，到天涯海角去宣扬他们的新秩序。我极力强调我们对同胞没有承担起这种责任。”

我要公开说我不相信，也不同意史蒂文森先生的看法，因为我是在本组织大多数会员国留传下来的基督教传统中生长的——这个传统说，我们应该照顾我们的兄弟。

安全理事会正站在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必须证明艾德莱·史蒂文森先生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尼日利亚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哈里曼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感谢你和安理会各理事国邀请我参加讨论南非侵略安哥拉的问题。

在我开始发言之前，我想祝贺你就任安理会主席。 你来自一个同尼日利亚关系极好的姐妹的非洲国家。 我也要欢迎斯克兰顿大使来同我们一起参加会议。 我确信他对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的工作，特别是与我们区域的自由和尊严有关的各方面工作可以作出有益的贡献，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斯克兰顿大使在美国进行的政治活动都本着自由主义的道德观也读过这样的报道。

我不是安理会的理事，但是，请允许我说，在辩论安哥拉问题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很惋惜马立克大使不能出席，听说，他在医院里还没有康复。

请允许我赞扬安全理事会，尽管有人表示局部的保留意见，它还是准许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卢武瓦卢大使来这里参加会议。 无疑的，按照宪章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安哥拉有权表示意见，有权到安全理事会来发言。 安哥拉今天出席安全理事会，这件事就象一盏信号灯，显示出南部非洲其他受压迫的非洲人总有一天会赢得自由，虽然人类尊严继续沉入无底深渊，就连曾经暗示非洲人应该永远砍柴挑水的戴维·利文斯通也预想不到；虽然非洲人被迫背城决战。

参加这次辩论的发言的数量和质量，表示大家很关怀，也反映了整个国际大家庭的觉悟。 这强调了安哥拉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安哥拉问题只是一个里程碑，只是非洲黑人为挣脱白人统治的残余枷锁而加紧进行斗争的序幕。 这种白人统治是以南部非洲的白人社会侮辱人性的行为为特征。 安哥拉人民也向南部非洲的自由战士证明：用鲜血造起来的东西必须经过流血的斗争才能推翻。 南非的种族主义者应当看出流血的凶兆，而防止局势发展到这样坏的地步。

尼日利亚代表团完全了解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开会。 开会的目的是要明确谴责

种族主义的南非对安哥拉的主权领土进行不能容忍的侵略。

我要着重指出两方面。第一，有人说，南非军队是在十月二十八日同当地的傀儡分子勾结，侵入大约一千英里，到达安哥拉的心脏地带，进行所谓“追击”，在那一天，安哥拉还没有独立。据说这项行动曾经得到葡萄牙殖民地政府的默许，因而是合法的。幸而葡萄牙已经公开明确地声明，它从来没有同南非达成任何协议，协助保护卡卢奎水力发电综合工程。南非政府平常都有歪曲事实的习惯，才会那样说。

第二方面是安哥拉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取得独立之后，我再讲一遍，取得独立之后，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的军队还继续进行侵略，经过五个月的占领之后，在上个周末才设法撤出；占领期间的特征是破坏、杀害、掠夺，安哥拉代表一定已经详细说明了，因此我不必赘述。此外，成千上万的安哥拉人在武力胁迫和恫吓下被赶入纳米比亚境内。这项行动的目的可能是要把他们当成人质，作为种族主义政权同这个非洲政府进行对话的基础。

他们在退却时炸毁了大大小小一百多座桥梁。

尽管有了这些挑衅行动，安哥拉政府的军队始终避免在边界上——在他们所有的边境上——发生军事对抗；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对他们表示赞扬。

我们不得不回想一下五百年来的奴隶制度，敲骨吸髓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的政府，直到过去十年吹遍非洲的改革之风来临为止。非洲和一切爱好自由的人都注意到这股改革之风在非殖民化方面明确地显示了希望的预兆。为了我们大家的利益，不应当让这一股风变成一股绝望之风，再加上几百年来对压迫和黑暗的痛恨，而化成暴风。

在国内政策上，安哥拉人从来都没有机会表示选择意见，在对外政策上更不用说。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安哥拉独立的前夕，面临着遭受南非少数种族主义政权霸占的威胁，殖民主义政府却匆忙逃跑。五百年来自葡萄牙人舒舒服服地呆在象

牙塔里——白人种族主义者仍然如此——不理睬即将来临的改变。他们不让他们的领土朝着独立的方向演进。他们不肯接受这种必然的趋势。等到事情发生时，他们却仓促撤走。

葡萄牙人一走，南非政权立刻就想填补他们心目中的这个真空状态，利用安哥拉一些领导人的弱点，来达到他们的目标。这些本地领导人就这样失去了他们的信誉，因为他们同非洲公认的敌人联合起来，同南非进行军事勾结，向罗安达的同胞发动战争，因而背叛了非洲。

这是头一次我们在联合国直接讨论安哥拉问题。因此，我要请安理会原谅我讲了那么长的开场白，同时也借此机会强调，那些在口头上和文字上幸灾乐祸地谈论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成员在安哥拉问题上、特别是在一月份亚的斯亚贝巴最高级会议上发生歧见的人，现在必须了解非统组织一向都是而且将来也继续紧密团结一致，反对非洲黑人所遭受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无人道待遇，反对南部非洲的白人少数政权篡夺的权力。在非统组织最高级会议上，显然没有任何人支持同南非勾结的人。承认《人运》是亚的斯亚贝巴会议的一个关键问题；当时有些国家没有承认《人运》，它们采取这种立场，不是因为它们支持《解阵》或《安盟》，而是因为它们认为还没有充分探求有哪些办法可以使这三方面和解。然而，我们当中支持《人运》的国家，是根据高瞻远瞩的判断并衡量了各种可以选择的方法以后，才对《人运》表示支持，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是特别为了安哥拉人的利益，也是为了整个非洲的利益。结果证明我们是对的。

请允许我向若干西方国家致敬，因为它们很快就明了这件事。从那时候起，他们就同非统组织一起努力进行安哥拉的重建和复兴工作。我只提到西方国家，这不是因为我们不感激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贡献，而是因为我们向来都知道一定可以得到它们的支持。

我相信，秘书长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也已经尽力帮助减轻南非军队破坏和掠夺的

蛮横行径所造成的灾难。我相信美国一般人——至少某些圈子里的人——正重新考虑如何解决安哥拉悲剧的各方面问题。我敢说，在安哥拉追求的正确目标应该是促使进步、和平和团结，并让国际大家庭利用安哥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进入安哥拉的广大市场，而不是拿苏联和古巴的军事援助问题来扰乱大家的注意力。

我希望这里没有人企图蒙蔽安理会的眼睛。侵略的行为并不止于把军队开进安哥拉。我感到十分高兴，我的塞拉利昂同事已经讨论了整个法律问题，支持我们现在向安理会提出的政治要求。不管我们是否更进一步从道德或政治观点来讨论——法律问题已经很清楚，国际大家庭必须作出公正的决定。在这方面，让我们支持赔偿的要求，敦促南非按照安哥拉所提出的要求，给予赔偿；这项要求已得到在这方面即将提交安理会的一个重要文件的各提案国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只有这样；才算对安哥拉有几分公道。安哥拉人的痛苦已经受得太久了。

同这个问题有关而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忧虑的其他因素是：有许多假设继续不断限制某些西方国家可以选择的政策，使它们没有能力以世界和平利益为重来处理安哥拉问题。第一个假设是：安哥拉局势是超级大国进行实力和影响力的竞争，也是缓和的一次考验。第二个假设是：有一种错误观念使美国在这次危机中得到直接的利益，就是大家误认为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凌驾安哥拉人民的利益。因此，便有人假借有关的意识形态口号来混淆这些问题——说什么亲共啦！受共产党支持啦等等。我已经说过，我肯定认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安哥拉人始终没有机会来研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可供选择的途径。我要警告说，他们受到这种阻碍越久，外国越是限制他们的可以选择办法的范围。

另一个错误观念是认为《人运》只代表安哥拉一部分人民。显然，这个说法是荒唐可笑的，不值得在此地加以讨论。安哥拉领导人在安理会这次会议上发言的时候，以及在其他国际组织里发言的时候，都自然表露出他们的尊严，确实的人道主义，正确的政治判断力和意识，以及一切其他特点。没有一个集团，经过他们那样的痛苦之后，说起话来还能够这样冷静谦和。若干罪名昭著的叛国贼推行

部落制度，骗得某些安哥拉人民支持他们，但根据记录，迄今为止，追随这些叛国贼的人并没有受害。安哥拉人向来不尖刻恶毒，而安哥拉的领导人实际上是代表安哥拉的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一向都是十分宽宏大量的。我们在非统组织里常常对这种宽宏大量的气度感到诧异。国际社会鼓励他们保持宽宏大量的气度。

另一个错误的观念是古巴在非洲推行了一种干涉和共产主义扩张政策。人人都知道事实不是如此。古巴只不过是响应安哥拉合法政府根据主权提出的要求，迅速采取行动，捍卫它受到南非侵犯的领土完整。如果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顺利地向北推进到安哥拉，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将所讨论的必定是另一种问题了。

我们非洲人同古巴人没有纠纷。除了古巴同安哥拉之间有基本的非拉文化和血缘关系之外，古巴同整个非洲还有亲戚关系。基于这个原因，安哥拉才向古巴求助。在承认安哥拉的许许多多国家中，我们还注意到巴西也基于类似的理由，作出迅速伟大的响应，承认了安哥拉。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不应把美洲的冲突扩大到非洲的政策上去。我们有能力决定我们自己的政策。说到这里，我要补充说，恐吓古巴、欺骗世人，让人误认这些古巴军队正准备侵略南部非洲的某些领土，这是很危险的事。即使这样，只要古巴军队留在安哥拉能够促使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府的那一伙人惶惶不可终日心理迅速增加，削弱他们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叛乱行为的影响，那么为何要在古巴军队协助推动安理会每一成员的目标以及联合国的目标时，要求他们撤走呢？

我们曾经看到报刊上说，一个美国人如何发现古巴人在戈兰高地打仗，不过口气比较不认真。我不知道他是否利用通信卫星，也不知道一个人从U-2型飞机上是否可以辨别葡萄牙的安哥拉人同阿拉伯人，但是，尼日利亚的技术没有那么高明，所以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希望，这些恐吓古巴不要帮助非洲解放运动的话是同传说古巴人在戈兰高地打仗的谣言一样认真。把美洲意识形态上的争执扩大成为美国对非洲的政策的决定因素，这件事显然必须迫切重新研讨。

我要考虑的另一方面问题是有人坚决表示古巴军队和苏联顾问的留驻对南部非洲的白人少数政权构成威胁。某些西方国家的这种恐惧心理反映出它们对白人少数政权比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民主价值、基本自由和伟大理想更为关心，这些价值、自由和理想是西方国家对古巴的政策的基本理由，却被南部非洲这些种族主义政府践踏在脚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最近还有人提出抗议，但是各国特别是美国从来没有象今天对安哥拉人、苏联人和古巴人施加压力一样，来鼓励、更不用说逼迫、恐吓、威胁南部非洲这些政权改变政策。

我国代表团希望侵略的定义是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希望按照文明社会的惯例予以赔偿；希望安理会要求南非尊重安哥拉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南非按照安理会和大会许多宣言的基本原则，不利用纳米比亚的领土来侵略非洲国家。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把武器迅速运往安哥拉战场时的慷慨精神将会反映在协助安哥拉复兴和重建的行动上。

彼德里奇先生（南斯拉夫）：首先我要向安哥拉代表帕斯卡尔·卢武瓦卢先生阁下致以最热诚的欢迎。他出席联合国，象征着安哥拉解放斗争的胜利，同时，预示安哥拉将早日以正式会员国的资格参加本组织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目前应非洲集团的要求审议的问题，就是南非对独立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的侵略行为，就维持非洲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和平与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应当对遭受南非种族主义者侵略的独立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提供充分的援助。我国代表团现在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以表示不结盟的南斯拉夫全力支持安哥拉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并支持安理会为反抗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而采取的各项坚决行动。

我国对安哥拉人民长期的、英勇的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和援助，并在安哥拉于去年十一月宣布独立之后，立刻承认阿戈什蒂纽·内图领导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九十四个国家已经承认了安哥拉政府，这表示安哥拉人民的斗争和胜利获得了全世界的承认。

我们都知道，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把坚持不结盟的政策和态度列入该国的宪法，成为该国一项基本原则。这是安哥拉同所有新近解放的国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种伟大贡献；这些国家通常都参加了不结盟运动。

一九六一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一次最高级会议上，不结盟国家宣告世界上不结盟地区的进一步扩大，是避免世界彻底划分为许多集团，并避免加紧推行冷战政策的唯一可能而且必不可少的办法。那次最高级会议也预言新近解放的国家的出现将进一步帮助缩小各集团的敌对范围，从而鼓励一切加强和平及促进平等独立国家之间和平合作的趋势。

上一次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是在十二年后一九七三年在阿尔及尔举行，这次会议强调指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有半数以上参加了会议，而这些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大多数，还指出不结盟政策继续在扩大范围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在国际上，它表现了日益增多的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全世界主张解放和发展的一切力量的愿望。

安哥拉人民在争取和捍卫独立上获得成功，加上以前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佛得角、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胜利以及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斗争的巨大进展，除了其他以外，向所有那些对联合国活动持有悲观看法的人，提出了一个很有力的答复和驳斥。

当然，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胜利，最主要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自愿在解放斗争上作出惊人的生命和流血牺牲的结果。同时，我们在这里为支持他们而作出的各种努力，年复一年我们所通过的各种决议、采取的各种措施和进行各种具体步骤，都有实际帮助，并且经过多年来的积聚和发展，成为一种巨大的贡献。我们历来在大会、安全理事会、二十四国委员会或纳米比亚理事会里所作的或通过这些机构所作的一切事情，秘书处的工作、各种基金、特派团和所有无以计数协助解放运动的方式——从承认他们的斗争符合宪章的原则，以至各种直接援助——最后都得到成果。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已经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政策以及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制度斗争了三十多年。十年来，联合国一直努力把纳米比亚从非法占领下解放出来；因为联合国负有管理纳米比亚的国际责任，但是，南非却对这个非洲领土强行非法占领。十多年来，联合国努力强制执行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制裁，来消灭伊恩·史密斯的非法少数人政权。

南非不顾联合国的各种努力和决定，对南非一千八百万非洲人民加紧推行它的种族主义政策。它加强驻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军事力量和其他力量，逐步增高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恐怖统治和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侵略安哥拉。它全力支持伊恩·史密斯，屡次威胁邻近的非洲国家的安全。由于所有这些行动，南非政权受到全世界的谴责，甚至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时被取消参加大会工作的权利。然而，这个种族隔离政权不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而用正规军对安哥拉进行残忍的侵略。

对安哥拉的侵略是不顾一切妄图阻止南部非洲种族主义地位和利益的瓦解。

这是又一次证实了它公开威胁到独立的非洲，威胁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安全理事会的责任，特别是每一个常任理事国的责任，就更为重大了。

安全理事会和所有国家更迫切需要谴责南非对安哥拉的预谋侵略，同时这对最后消灭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过程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我国代表团认为，各国对南部非洲种族主义的态度，具体地说，对南非侵略安哥拉的态度，实际上决定了它对非洲和非洲最后消灭殖民主义斗争的立场。

我们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作出的任何声明没有信心，对它的打算也没有信心。即使它的军队真正撤退了，南非对安哥拉侵略的危险目前仍然存在，因为南非军队仍然留在纳米比亚。因此，安全理事会应当要求南非作出承诺，尊重安哥拉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这方面，唯一真正的保证是南非撤出纳米比亚和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安全理事会应当谴责这种占领是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侵略，是以暴力阻止直接负责管理这个领土的联合国在当地接掌纳米比亚的管理权。

安全理事会根据其义务和权限，应当强迫南非归还其军队在安哥拉所掠夺的一切财产和赔偿安哥拉在南非军队侵略该领土时所遭受的一切损失。

我们支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向联合国和所有专门机构提出的呼吁，请求它们向这个年青的独立的非洲国家提供充分的物质和其他援助，使它在独立的早期能够巩固其经济和社会生活，这种生活在葡萄牙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和南非的侵略下，受到严重的摧残。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有机会参加安全理事会这一次的辩论。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衷心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职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贝宁人民共和国之间存在着亲切友好的关系，因此我国人民很高兴能够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柏林欢迎你。现

在在在一位非洲代表担任主席时讨论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在你领导之下，安全理事会在讨论结束时，会订出一个适当的文件。

也请允许我衷心欢迎非洲统一组织最年青的成员国、独立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第一次到联合国来。我也要表示深信不久我们就可以欢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

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恰逢安哥拉人民在安哥拉人运的领导之下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十五周年纪念日，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埃里希·昂纳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维利·斯多夫向人运主席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阿戈什蒂纽·内图同志保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在一起，今后将继续向安哥拉人民表示拥护并支持他们英勇的斗争。”

根据由非洲统一组织部长会议的有关决定成立的非洲集团的提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处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侵略独立的主权国家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认为，我们议程上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对保障非洲南部的和平与安全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毫无疑问地，这个问题与十五年多以前在苏联带头推动下通过的决议的执行，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就是著名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第1514(XV)号决议。

请让我提醒安理会，从比勒陀利亚开始对安哥拉采取侵略行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在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地方，揭发南非政权的罪恶行为，指出有必要反抗侵略并对安哥拉人民提供援助。现在，侵略事件事实上是大家知道的事，这样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来阻止南非法西斯政权继续进行侵略。

种族隔离政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武装侵略，是要剥夺南部非洲人民自决权和基本人权以及继续以各种种族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方法压迫和剥削他们的种种枉费心机的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这个讨论里我要以一个欧洲人的身分，指出以下一点。三十多年前，在欧洲，由于各国人民，主要是苏联人民英勇无私的斗争，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顽固不化的种族主义政权。它在其他各洲的支派也将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世界上的均势不断在改变，对和平和进步的力量越来越有利。非洲的地图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愈来愈显示非洲南部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最后堡垒的寿命不长了。

世界各国人民将不会听任这个非法的种族隔离政权一类在国际上为非作恶的人威胁和平与安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向这些力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因为这些力量妄图阻止非洲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发展途径，并阻止他们成为自己的自然资源的主人。一大批敌人制造阴谋侵害安哥拉人民的合法权利。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再一次，很明显地，表现出它憎恨人类。非法的沃斯特政权的军队，配备着来自北大西洋条约组织若干会员国军火库的最新武器，向北推进。我们知道，它发动了一个宣传运动，公然侵犯若干年青的非洲国家的领土完整，武装干涉非洲，直到赤道，甚至无耻的要为这些行为寻找法律根据。在南非非法占领下的纳米比亚，街道和广场都取了象戈培尔和戈林这类众所周知的法西斯分子和战争罪犯的名字。

这些事实也是免证自明的。但是尽管事实证明比勒陀利亚公然侵略安哥拉，并证明这些行动是犯罪行为，但是，在辩论开始时，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实际上竟挺身为非法的种族隔离政权的侵略政策辩护，转移安理会对该政权犯罪性质的注意，因此再一次表明了它的政策与最邪恶的反动力量是绝对一致的。很自然地，这样无理歪曲历史的论调一定会受到非洲的反对。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我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评论。非洲有一句古老的俗话说：“他可能说他爱你，但等着瞧他是怎样对待你。”一种政策如果纯粹是以激烈反对苏联为基础，同时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也就是从前德国人道主义者托马斯·曼所说“当代最愚蠢的事”，那么就会歪曲事实，提出一个论点，作为沃斯特政权对安哥拉进行法西斯干涉的理由。这不仅损害了安哥拉人民的利益。

有些国家无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明确决定，一直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现在时候到了，应该用大力强迫它们承担它们的责任。今年三月二十一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霍斯特·辛德曼对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问题说：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认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绝对必须作出决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最后消除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在本性上不人道而且藐视国际法一切原则的政策和措施，并呼吁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那些无视联合国的决定，与种族主义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核武器等领域合作并且尽其所能帮助它们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员国正鼓吹进一步推行种族歧视政策，成为这些政权各种政策的帮凶，这对和平是一种威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心全意地支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和非洲国家集团异口同声提出的合法要求，就是要求立刻毫无保留地彻底停止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动。我们不能容许沃斯特政权侵犯独立自主的非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有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加强其独立，并自由选择发展的途径。我们应当强迫这个种族隔离政权对它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造成的破坏承担责任并且充分赔偿这种损失。种族隔离政权必须撤离它所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使纳米比亚人民最后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开始建立一种没有压迫或束缚的幸福生活，使南部非洲普遍得到和平。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希望安全理事会适当地照顾到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合法要求，通过一项适当的决议。世界各国人民日益动员起来，努力进行反对非洲南部非法政权的斗争。安哥拉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新殖民主义侵略的光辉斗争，使这个事业在联合国里得到进一步的鼓励。历史证明：非洲人民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阻止了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罪恶阴谋。我们越团结，越能捍卫我们的共同利益。

下午一时十五分散会